

某市长参加篮球比赛,连续两场都独得 50 多分;在接着的另外一场比赛中,更是独得 64 分!此事传出,引来一片哗然。

我发现,对此事,似乎更多的是批评周围人,而且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汇,所谓“让领导赢”。也许,因为有一位领导的参与,场面就变成了众星拱月,那就是自己场上的四位,要想尽一切办法,让领导得分,跑也罢、跳也罢,都向领导“喂球”。真不知道一场球打下来,总共赢了多少分,这位领导大概不是包办,也有绝对不少的比例。胡演奏者,大概也是身临其境,上上下下都是要“让领导赢”,而最终造成这样不堪的场面。领导如果不赢,那又将会如何呢?我以为,“让领导赢”应该还要问问另外一面,那就是领导本身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,领导就是想要赢呀。

君不见,一些领导一旦成了领导,仿佛天文地理、琴棋书画,就会无所不通、无所不精。某地书法家协会曾经闹出一个大笑话,那就是副主席多达六十八位——几乎是一个连队了!为什么,因为都是领导呀,都很有才呀。其实,当上某部门某单位领导,关键还是在于在其位、谋其政,“为官一任,造福四

方”;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,那才会不负上下的期望与自己的责任。当然,领导本来就有某种爱好也是好事,古人有云,无嗜好者不交,讲的就是人总要有点情趣、乐趣。但是,一旦成了领导,自己的一点爱好,我以为,还是不示人为好。在当下,总有人会在领导的嗜好中,找出一些有机可乘,那种玩书画玩古玩的故事就太多太多了。至于篮球游泳桥牌二胡之类,至少也会影响到周围。我就不信,那位篮球市长的水平真的会高到一场球独得那么高的分,那位二胡表演者,真的是让人不知是笑还是哭,至少那个声音,可真让人已经无法忍受。

宋人苏洵说得好:“天下有大知,有小知;人之智虑有所及,有所不及。”一般而言,人都有自己的长处、有自己的特长,但也总有自己的短处,或者不明白处。作为一个领导,所谓的“大知”,所谓的“智虑”,显然应该是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。也许,真有领导具有不同凡响的篮球游泳水平,有技压群芳的桥牌二胡技能,如果一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切磋、“雅玩”,也不妨是业余调剂。但是,一旦兴师动众,就得考虑思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,毕竟,“让领导赢”的氛围可不是一点点。

“让领导赢”的另一面

马以鑫



世象杂谈

在早秋微凉的湿润的晚风中漫步,忽然草丛中飘来今年第一声蟋蟀的鸣叫,脑海中不禁泛起神奇的玩虫往事。

我的中学同窗双勇兄与我彼此惺惺惜惜,他尤其喜追随我秋兴时耍斗蟋蟀。1972 年岁末,我们分别走上工作岗位,我进了一家破旧的小厂,双勇兄则发配崇明农场,临行前他送我一只珍贵的黑高盆。

一眨眼,到了 1973 年早秋,双勇兄休假回沪,特意来寒舍商讨逮虫之事,他磨掌擦掌,声震天宇,决心要抓几条将军,让我逞逞威风。然我却连连摇头:“崇明是海岛,土和水都是咸的,怎么可能出将军呢?”是年 8 月下旬,双勇兄几乎天天在繁重的劳作之余,在农场的田野、草地逮蚰蚩。一天凌晨,双勇兄在一条杂草丛生的早沟里逮住一条大黄虫,在虹霞闪烁的晨光中反复欣赏,但仍不识英雄真面目。

数日后,双勇兄携大黄虫渡江轮而趋我家,他将他儿放入盆中,但见此虫头如樱桃,光芒四射,颈上绒毛一片,大腿超长,淡黄色的翅膀盖住屁股,宛若一员古代大将出征疆场时披的铠甲,端的是一条“黄长衣”。我连茨三圈草,“黄长衣”张开一双大红钳,双须飞舞,威风凛凛。然而,我仍不相信崇明会出将军,对双勇兄说,这可能是外强中干的粉虫。

接着,我精心饲养“黄长衣”。一俟中秋,我便捧虫在弄堂里叫阵,连续多天,斗败了好几条早虫,“黄长衣”则愈斗愈勇。我依然将信将疑,经几位“虫友”牵线,携“黄长衣”赴新闻路沁园邨,与该邨“虫王”刘小开决斗。虽说沁园邨乃上海优秀建筑,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曾居住于斯,邨内有几位有名的玩虫高手。

那天黄昏,血红的残阳款款洒向沁园邨,我们双将亮相,刘小开出场一

条“枣红披袍”,那厮绕盆一圈,端立中央,不是关云长再世,也称得上大刀关胜蛟龙出海。

双将入盆,“枣红披袍”横挥双须,一个箭步,狠狠咬住“黄长衣”,上下连抖三抖,一口将“黄长衣”咬向盆边。几个“滚夹”后,“枣红披袍”威力四射,一口钳住“黄长衣”,猛一用力,将其咬得缩成一团,可怜“黄长衣”浑身抽搐,发出几声哀鸣。刘小开优雅地笑道:“小阿弟,你的虫下风啦!”孰料“黄长衣”滚了几滚后一个鲤鱼打挺,大叫几声,又冲了上去。“枣红披袍”咬住“黄长衣”就是一个“铜铡刀”,将敌手的左大腿咬断。这无怪乎的一击,几将我蒙倒,暗忖崇明虫咬到这等程度,也算造化了。仅仅几秒钟,“黄长衣”突然发狂,拖着单腿迎敌,双方死死咬住,十几分钟过去,“枣红披袍”渐渐不支,淌了一地珠水。最终,当“枣红披袍”将“黄长衣”按在身下时,“黄长衣”倏地翻身,一个“倒刃”,将敌手咬昏。

“黄长衣”单腿反败为胜,惊得刘小开翻白眼,当

他得悉这是条崇明虫时,竟骂我吹牛皮!

“黄长衣”经此恶战,元气已尽,我也不忍心驱其再赴沙场,便口中念念有词,放其遁入北京西路的街心花园。当年国庆,我与双勇兄会面,承认崇明确有将军,他得意洋洋,仰天大笑,其情景历历在目。

1979 年秋,我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,一个秋夜,我陪同“江南草王”借双勇兄老宅,与南市“虫迷”一决雌雄,就此与双勇兄告别。屈指算来,随着老宅被拆,我们分别已 36 年矣,我很想念诚朴、敦厚的双勇兄……

堂堂大清相国陈廷敬,一代帝师,有时也会写些非纪实的“小说家言”。《射虎记》就是这样一篇文字,写了三个关于虎的故事是这样的:

故事一:农家养有一牛,早出晚归,归来时老生十分疲惫的样子。主人发觉异常,便于次日尾随其牛到野外,只见到一虎向牛寻衅,但经牛的反抗,未占到便宜,悻悻逃逸。于是,农家就在牛角上绑了把锐刀,重新放牛出去。待虎再次挑衅,便被牛角上的尖刀戳死了。

故事二:一虎晚上来到一户人家,跨在墙上,伺机作案。农家知晓后躲在下面,悄悄地用铁钩牵住虎蹄,再用绳子把巨石与虎蹄紧紧绑住,登上房顶把虎击毙。可意想不到,当农家用火烧炙虎蹄时,虎蹄竟

然收缩了一下,原来老虎是装死呀!于是,农家再次爬上屋顶,奋力将虎彻底打死,始消除了隐患!

故事三:一老妇带了两儿子道途遇虎。老妇被虎咬,大、小儿子操

虎卒不胜人

顾云卿

起马鞭子挥向虎眼,虎用掌揉搓其伤眼,三人乘机逃离现场。受伤之虎不甘罢休,忍痛追来,一直追到山上。是山上的众人搬来大石头压在虎身,才将它彻底制服。

陈廷敬讲这三个寓言虎故事,想要说明什么?作者文末有议论。一是认为,虎相对百兽来说,无



通幽

(中国画)

樊明龙

清朝的文学作品中,不乏“猫爸”。如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官员晁思孝,待百姓如仇人,爱儿子如情人。贾政出身诗书簪缨之家,严于律己,清廉本分,自然不可能和没有根基的贪官污吏一般见识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中,女子唱主角,描写贾政、贾宝玉父子关系的笔墨很少。最有名的,算是宝玉惹了麻烦,被父亲痛打的一段。此外,大多是贾政责骂宝玉不务正业,不肯认真读书、温课。这样一来,贾政不免给人留下“严父”的印象,还有说他近人情,压抑宝玉才华的。我以为不然:书里许多地方,细细品来,都能体会到贾政的父爱,只不过贾政对于唯一的嫡子宝玉的舐犊之情,要转几个弯,才表达出来。

第十七回写道,贾政带着一众门客,给大观园各处题匾额、对联,在园中撞见宝玉。听说宝玉不爱读书,但对对联有些歪才,贾政有心考考他。门客们明白贾政的意思,贾政让他们拟匾额,他们配合着往俗套里说,抛砖引玉,给宝玉发挥才能的空间。曹公特意写贾政“扶了宝玉”,是一个非常亲厚的动作,不过,在宝玉眼中,轻松风雅的游园吟咏,硬生生变得和工作面试那样紧张。脂批也说:“宝玉此刻已料定吉凶凶少”,宝玉的心情可见一斑。

贾政明显觉察到了宝玉的不安。一行人走到水亭上,有门人用了《醉翁亭记》的典故,题“翼然”的,也有题“泻玉”

的那并非贾政不欣赏宝玉。贾政虽自称“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”,上了年纪,官场劳累,更没有诗情了。不过在第七十八回,曹公有意提及贾政“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”。是啊,贾政和门客们论诗,指点宝玉作《姽婳词》,猜元春姐妹的诗谜,寥寥数笔,却点出贾政颇通诗法、思维敏捷。

又如中秋时,贾政命宝玉作诗:“只不许用那些冰玉、晶银、彩光、明素等样堆砌字眼,要另出己见,试试你这几年的情思”。这正中宝玉之意,父子俩在作诗上,倒是相契。贾政说自己缺乏诗才,谦逊而已,即便是自己供养的清客簪片,他也待之以礼。林黛玉的父亲也说贾政“为人谦恭厚道,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”。

作为慈父,见宝玉通今博古,应对自如,但小小年纪就恃才傲物,言语间轻视门客的才学,贾政又是喜,又是恼,这才骂他“无知的业障”。

元春省亲时,宝玉所题的联额,全都用上了。贾政爱儿女,深知元春和宝玉姐弟俩情同母子。寂寞深宫中的元春,时刻挂念宝玉的学业。贾政想宽慰身为皇妃的女儿,希望元春回家时,看到宝玉有所长进。另一方面,宝玉的“大作”,倒也可圈可点,小小少年,有这样的才情,并不容易。贾政嘴上呵斥儿子,心里暗自高兴,觉得若是请能诗的贾雨村,或者其他名家来题,“倒不如这这家家风味有趣”。

我们今天把惩治贪官污吏、向腐败宣战比喻成“打老虎”。从这个角度去诠释,阐发三个老虎的故事,能给我们不少启示。



两位驻沪总领事联袂写信给上海一个区的区长。写信者代表国家——德国和以色列,收信人代表区——虹口!

2004 年 8 月 5 日,虹口区区长程光收到德国驻沪总领事芮悟峰、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马奥良的信。信中说,他们珍藏着虹口记忆,可惜罕见当时留下的遗迹,刚刚获悉海门路 127 号、159 号两幢小楼上有三块德文店招,那是上海慷慨地为外国难民提供避难场所的历史印迹,“两幢小楼迄今未被列为文物。鉴于虹口区迅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,我们担心这些招牌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。”他们恳请区长,考虑整体保护两幢老房子,至少保护这些招牌。

区长把信批转给虹口区房屋土地管理局。房地局局长对户籍科科长王鸿均说:“你家里出过历史人物,所以历史建筑的事就交给你了。”王的外祖

父曾任清朝驻德、法等国钦差大臣、“中华民国”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,家中有多人代表国家或地区驻外。

王鸿均随即带人到现场,发现店招历经 60 年仍清晰可辨。拍了照,通知物业公司:这三个店招是历史遗迹,不得涂抹、铲除,如遇问题立刻与区房地局沟通。

年底,突然接到德领馆来电,说总领事先生原以为信发出后不会有结果,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回音,而且事情落实了,感到非常高兴,很希望能和王先生见面一谈,共进午餐。

常年穿西装、戴领带上班的区房地局王科长,听从沪江大学出身的父亲的指点,买了束鲜花,在 2005 年 1 月 6 日中午,准时走进永福路德意志联邦共和

国驻上海总领事馆。总领事在门口热情相迎。他奉上鲜花,“这是送给你太太的。”总领事好奇奇怪:你怎么如此了解我们德国的风俗习惯?

以色列马总领事也到了。两位一同感谢区政府重视他们的建议。席间,芮总领事当着马总领事的面反思那段历史,态度真诚。后来谈到摩西会堂,芮先生说,旧址修复,德国政府可以负担一些资金……

2008 年底,因建地铁 12 号线和拓宽东长治路,海门路 127 号面临拆迁。得知某些领导不支持保留 127 号店招,王鸿均急了,向区领导求援。结果,区文化局都着筹集了 10 万元,技术上则由同济大学师生保障。很快设计出迁移方案,终于赶在房屋拆除之前,把店招从厚

重的门楣、房梁上整体完好锯下,用吊车搬运到摩西会堂旧址的院子里保存……

2013 年 5 月,大西洋咖啡馆在摩西会堂旧址、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院子里“重生”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·内塔尼亚胡访问上海,特意为咖啡馆剪彩。

“我以前从来没有为哪家咖啡馆开业剪过彩。感谢你们保留了如此美好而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!”品尝着这里制作的第一杯咖啡,总理先生说道。他温暖的目光,扫过犹太难民老照片墙,停留在吧台上方、青砖墙上的三块老店招牌上。

用有机玻璃保护起来的三块德文招牌,在虹口耄耋老人的记忆里,就是大西洋咖啡馆、霍恩小吃店和“香肠男高音”三明治店。

上海故事感动美国国会山,敬请关注。

犹太难民与上海

请留下大西洋咖啡馆店招

潘真

请留下大西洋咖啡馆店招

潘真

潘真

潘真